

章炳麟先生的医学思想

黄兆强* 刘家华* 黄孝周**

章炳麟先生，字枚叔，后因仰慕顾炎武之为人，改名绛，别号太炎，浙江余杭人。生于公元1869年（清同治七年），歿于1936年。幼年曾从外祖父朱左卿学习，21岁时从德清俞樾习经学于诂经精舍，交游渐广，并开始政治活动。1903年，因给邹容《革命军》一书作序，又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激怒清廷，在上海租界被捕，羁押西监达三年。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末编》中对章氏鼓吹革命的檄文评价很高。章氏不但为我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学者，亦为近代著名医论家。在他晚年定居苏州期间，受聘任苏州国医学校名誉校长。章氏的医学活动，从本世纪廿年代初开始，至他1936年6月14日病逝于苏州为止。他演讲《伤寒论》，评价金元四大家及近世叶吴学派于苏杭二州国医学校，发表在《山西医学杂志》、《三三医报》、《中医杂志》、《绍兴医药月报》、《上海国医学院院刊》、《中医新论汇编》等刊物的医学论文达数十篇。章氏与医林诸贤，如唐慎坊、王慎轩、陆渊雷、章次公等交往甚密，“辄引与论医，竟日不倦”。陆渊雷曾撰文回忆说：“而游其门，相与上下议论者，又皆一时之俊”。章氏和当时中医界著名学者，如范文虎、恽铁樵、余云岫、王一仁等均有书信来往，切磋讨论诸如伤寒、杂病、脏腑等方面的疑难问题。章炳麟先生十分重视医德，生前给苏州国医学校亲笔书写了“诚敬勤朴”四字作为校训。章氏论医，上不取《内》、《难》，下不采叶薛诸家，独以长沙为宗师，贯通中西，疏通滞义，一时无二；先生于学，精思冥悟，片辞只语，有发千古之复者，故深受医林之敬仰，被当时中医界誉为“国医革新之导师”。

经典伤寒学派的重要人物

章炳麟先生把张仲景奉为祖国医学之圣人，尝曰：“医之圣者，莫如仲景”。对仲师所著的《伤寒论》一书推崇备至，谓：“它书或有废兴，伤寒论者，无时焉可废者也”。根据章氏已刊行的数十篇医论著作分析，他对外感热病的看法受晚清陆懋修的影响最深。章氏系民国时期经典伤寒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惟章

氏有关论述《伤寒论》的许多见解，尚未引起近年研究仲景学说学者的注意。在评价伤寒和温病流派、例举其代表人物时，则因为章氏非临床医家而遭遗漏，可谓憾事。今将章氏有关《伤寒论》研究的见解简介如下：

章氏对张仲景《伤寒论》一书研究有素，认为仲景所说的伤寒是广义的伤寒，并非专指发热恶寒一种。他在杭州中医学校所作的《伤寒论演讲词》中，对唐以来，以狭义看仲师所著《伤寒论》的错误观点提出异议。如孙思邈所著的《千金翼方》以为《伤寒论》一书，不过三方：桂枝、麻黄、大青龙汤为伤寒所设，其余均为救逆之方。章氏力斥其非，举“小青龙汤亦岂为救逆者乎”为例，纠正孙氏之说。又如金·刘河间提出：“伤寒只论伤寒，与温病无干”。章氏又举《伤寒论》提纲中“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的条文，指出刘河间的错误，并例举仲师所立的白虎加人参汤、调胃承气汤等均为治疗温病之良方。章先生认为：“外感症法，悉自《伤寒论》出，可无疑义”，“然《伤寒论》所说，本为广义伤寒，中风、温热，悉在其中，故不通《伤寒论》，即不能治温”。

试将章氏有关文字和陆懋修的论述作一比较，可以看出章氏和陆氏恪守《伤寒论》，否定后世温病诸家的观点如出一辙。陆懋修谓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所说的温热，“不过小小感冒，即俗所谓小风热、小风温，如目赤颐肿、喉梗牙痛之类”；章氏亦有“然银翘、桑菊等方服而即愈者，恐亦非真温热，不过小小风热、或少阳之游热耳。如真为温病，此等方亦不能治，必《伤寒论》中栀子、白虎等汤，治可奏效”。陆懋修阐发“胃热神昏”之说，以为“从来神昏之病，悉属胃家”，竭力驳斥叶天士“逆传心包”之论，批评当时某些医生效仿《临证指南》，以犀角、紫雪、至宝之类药物，将本来未入心包之邪，一举而送入心包；章氏也说：“更有以为温病药总寒凉，每令服犀角，而反致神昏谵语者比比……阳明病原有自汗，今反以犀角收之，于是

• 马鞍山钢铁公司医院

• • 安徽省歙县中医院

将邪逼入肠胃，神昏谵语，自然起矣。人每不明此理，以为神昏谵语，总是邪入心包，因此犀角之误服，终不瞭然”。对于伤寒和温病究竟如何分别，他说：“前人论伤寒温病，混淆太甚，后人论伤寒温病，分别太繁，惟陆九芝阳明为温病之藪一语最为切当，盖病至阳明，则伤寒与温病无异。”并且发挥陆氏之说，“其实伤寒与温病，不能截然分别。凡病至发热不恶寒、口渴心烦者，既可以称为阳明病，亦可以称为温病，不必强为划分也。不然，岂有一日服麻黄、桂枝之时，则为伤寒，次日服白虎、承气之时，即变为温病乎？”诚然，近年对以陆懋修为代表的经典伤寒学派的评价贬多于褒，但笔者以为，陆懋修和章炳麟先生对伤寒和温病的关系及治法的某些见解，还是颇有可取之处的。

由于章氏受陆懋修影响殊深，故对仲景以后医家，除尤在泾、柯韵伯、日人汤本求真等少数者外，评价均持偏见。如在《伤寒论演讲词》中就有：“河间已逊仲景，叶吴辈更不如河间远矣”，在评论叶天士和徐大椿时又说：“叶氏自作聪明，徐氏志在复古”。在《苏州国医学校演讲词》中也谈到：“降及金元，有四大家之学说，更属各偏一端矣……故子和之攻、东垣之补、河间之凉，皆属偏也。惟朱丹溪立方平稳，无关痛痒”。又曰：“有明一代，良医极少，大抵均拾四大家之唾余，其能网罗诸家之学说，而自成一家者，惟薛立斋而已，其后喻嘉言崛起于江西，所著《寓意草》，持论严正，尚堪师法，惟渠好奇论，若尽遵彼之《医门法律》，则医亦不可为矣。清代医学，鲜有特出，如张路玉、王孟英等，其医名虽盛，亦仅偏执一端耳！”在《劝中医审霍乱之治》一文中，也提及：“近代徐灵胎、王孟英辈，竟谓霍乱不可以热药疗，热药入口即死……医者何不信经方，而信徐王之歧说耶！”众所周知，金元四大家和薛立斋、喻昌、叶桂、吴瑭、王士雄、徐大椿、张石顽皆为一代名医，学术上各有建树，对后世均有一定影响。所以章氏对他们的评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求全责备，未免失之偏颇，言过其实。

脏腑经络学说的考证研究

章炳麟先生亦十分重视对脏腑经络本质的探讨。譬如三焦本质，《内经》最早提出：“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渌”，“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没有明确指出其形状。《难经·三十一难》指出：“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又指出：“心主与三焦为表里，俱有名无形”，也没有指出三焦为何物。以后医家或主有形，或主无形。至清·唐容川汇

通中西两说，首次提出三焦即解剖学之大网膜。章炳麟先生不面此说，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进一步明确指出三焦即西医所说的淋巴腺，其中胸管部分即上中二焦，其在下之淋巴管即是下焦。这是三焦——淋巴学说的首次提出。章氏此说，为当时中医界名流所接受，如祝味菊、包衡村、王慎轩先生均赞同这种观点。

章炳麟先生在《与余云岫论脾脏书》一文中，对脾脏的考证亦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余云岫先生曾给章氏一信，言及臌子油即古之所谓脾脏，而左胁下的脏器，日本人所谓脾者，古籍何以不见记载？章氏接书以后，通过文字学和对古籍记载的考证，得出臌子油（笔者注，今胰脏）和《华佗别传》所称的脾，亦即左胁下脏器，浙西称为草履底，江南称夹肝者（笔者注，今脾脏），古人皆名为脾。故古籍或言在胃下，或言在臌空处，或言磨化水谷，或言用以为滑，已混二物为一物。故章炳麟先生肯定说：“且藏营统血，与磨化水谷，分明是两种作用，则亦必是两种器官。两器皆称脾，此古人命名之失”。考证可谓详密，解答亦颇中肯。

对于经络之研究，章氏也有个人的见解。他认为十二经脉即体内之动静脉。关于奇经八脉，认为体内的大动脉和大静脉即中医所说的冲脉，这种说法和祖国医学“冲为血海”暗合。督脉即脊髓神经，任脉在男子即输精管，在女子即输卵管，带脉不详何物，而阳跷、阴跷、阳维、阴维皆足膝之筋腱。章氏对经络的看法，在当时来说可谓不拘成见。

在医学方面的独特见解

章炳麟先生在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医学诸方面也有许多独特见解。仅笔者管窥所及，就以下几个方面作一简介。

一、力废五行学说。章炳麟先生对中医五行学说，是持根本否定态度的。如他在《伤寒论演讲词》中提到：“间及五行学说，特就算家之以甲乙丙丁代数耳”，在《中国医药问题序》一文中也说：“自《素问》、《难经》，以五行内统五脏，外贯百病，其说多附会”。章氏认为古人对五行和五脏的配属关系本来就有矛盾，《论中医剥复案与吴检斋书》一文中谈及：“五行之论，亦与哲学何与，此乃汉代纬候之谈……且五行配五脏，尚书古今文二家，已有异议。郑康成虽从今说，及注《周礼》·（天）官·疾医云：肺气热配火，心气次之配土，肝气凉配金，脾气温配木，肾气寒配水，则犹从古说也。以此知五行分配，本非一成”。并且痛斥庸医

以五行生克妄谈病理，糟塌中医。章氏大声疾呼：“五行之说，妄言生克，晚世庸医籍为口诀，则实验可以尽废，此必当改革者也！”而对张仲景在他的著作里不言五行，以六经辨证为纲予以高度赞扬，谓：“不袭脏腑之诂，不拘五行生克之论者，盖张仲景一人耳”。笔者认为，章氏从一个侧面提出了五行学说欠缺之处。

二、方剂和药物学的研究。章炳麟先生虽非临床医家，但对于方剂和药物的应用，亦有较深的造诣。如论柴胡、大黄，本经皆谓推陈致新；黄连、石斛，本经皆谓厚肠胃。章氏认为：大黄之推陈致新在破积攻坚，而柴胡则疏泄淋巴之瘀阻也。黄连之厚肠胃，有收敛止泻之功；石斛之厚肠胃，有润燥护腐之力。在《与田桐书》一文，谈到胃癌（笔者注：恐系胃癌）的治疗时，章氏对攻法和补法的关系以及小建中汤等方剂的分析颇能令人折服。文中有：“贵恙经徐衡之、章次公二君诊治，其初以为缓中补虚，应服大黄蜜虫丸，而兄意欲服参，故改用小建中汤，其中白芍、当归，原有止痛之效，但于此证尚非的对。后闻改用大黄牡丹汤，尊意犹疑不敢煎服。其实胃中有瘤，非攻破之药断不能治，如大黄牡丹汤等，亦尚是轻剂耳。近日本西医用中药者，对于胃癌有用抵当汤法，乃大黄、桃仁加水蛭也。中土旧法，欲攻肉积，必用水银、硃砂等。水银不敢轻试，硃砂则不妨试之。若既不肯割割，又不肯用攻破，有形之积，何能消去？迁延稍久，大命必倾。愿勿以攻破为忌，而专以补药养病

也”。近年应用硃砂等品治疗消化道肿瘤，其疗效已被临床所证实。章氏在《桃核承气及抵当汤之应用》一文谈到：日人以桃核承气为新瘀，抵当汤治久瘀，并非确论。通过考证，得出“桃核承气汤乃治热结膀胱，抵当汤乃治热瘀小肠”的结论。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章氏对《伤寒论》一书着力之深。

三、对中西医学的评价。章炳麟先生对中西医学的评价很为客观，在数篇医论中反复阐述：“中医之胜于西医者，大抵伤寒为独甚。藏腑痼病，则西医愈于中医，以其察识明白，非若中医之悬揣也。”在与友人通信的言辞之间，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如他在1928年给恽铁樵先生一函中就写道：“窃观脏腑痼病，以中医不习解剖生理，自让西医独步。唯彼中伤寒治疗，至今浅陋无胜人处，而吾土伤寒论辨析最详，即人手桂枝、麻黄、大青龙、小柴胡诸方，变化错综，已非彼土所能梦到。”在《中国医药问题序》中，亦有：“中医之忽略解剖，不精生理，或不免细于西医也。独伤寒热病之属，其邪浮而无根，非脏腑症结比。自仲景以来，论其脉证独备，而治法亦详，中医能按法治之者，率视西医为胜。”同文批评西医“冰囊却热，犯水渍之戒；炆火逼汗，有火逆之禁”。

章炳麟先生作为民主主义革命家，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竭尽毕生精力，深为民众所敬仰。值此章炳麟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之际，本文对其学术思想作一粗略地述评，以表示对先生深切地悼念。

新 书 介 绍

妇科析症举例 徐升阳撰，1986年一季度出版，青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首三章联系妇科疾病，简论脏腑、气血、病邪等辨证纲领及各证治法。第四章提出34种妇科常见症状，概述其鉴别要点和常见病种，并附作者验案以资印证。本书突出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特色，可供临床、教学参考，对青年医师临证思维之训练，尤其裨益，亦为自学中医的良好读物。

现代著名老中医临床诊治荟萃 张向渠主编，1986年出版，科技文献出版社。

本书主要介绍全国近代60余名著名老中医在诊疗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症中之行之有效的临床宝贵经验及独特见解。通览本书，可窥见我国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从而开阔眼界，启迪思路。本书可供中医院校师生和广大医务工作者参考借鉴。需要者可到各地新华书店订购。

实用千金方选按 周凤梧、张浩良主编，估价2.45元。1986年2季度出版，天津科技出版社。

系由《千金要方》原书中选收临床实用方剂200余首，分预防、解表、清热等19章。

实用中药学 周凤梧主编，定价：精装6.50元，平装5.35元，每本加邮费0.12元，欲购者请汇款逕向济南市南郊西路山东科技出版社发行部定购。

中医研究生论文集 定价3.20元，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

全书约40万字，本着从中医理论到临床各科，并力求反映多数指导教师学术思想的原则，搜集1983年以前毕业的中医研究生优秀论文共23篇。可为撰写论文者奉献数个有意义的范例。欲购此书的单位和个人请通过银行或邮局汇款至北京东直门内中国中医研究院教育处。开户银行：北京市北新分理桥处。帐号：8901280。